





# 再談甲骨文中的“囧”

單育辰

甲骨文中有一字非常常見，依組別的不同，文字所有差別，作“”（《合》6088）、“”（《合》21305）、“”（《合》34036）等形，〔1〕象在肩胛骨上卜兆的形狀，一般把它隸定爲“囧”。這個字如何釋讀，說法很多，〔2〕目前流行的主要有兩種說法，一種是郭沫若釋的“禍”；一種是郭沫若早先釋成的“繇”。後說被于省吾、裘錫圭兩位先生進一步申論，現在影響頗大，被很多學者採信。

于省吾先生認爲“囧”應從郭說釋爲“繇”，應讀爲“咎”，其證據有三：其一是金文魯侯簋“魯侯有囧工”，“囧工”應讀爲“猷功”；二是《龍龕手鑑》口部上聲有“囧”字，音其九反。他另外一條證據是“前年羅福頤同志以所著臨沂漢簡佚書零拾見贈。其中務過篇殘簡，有‘堯問許囧曰’之詞，許囧二字凡三見，其即許由無疑。由此可見，西漢時還借囧爲由”。〔3〕今按，于先生第一條證據屬循環論證；第二條證據，《龍龕手鑑》已到遼代，與甲骨文時代遙不相及，且裘錫圭先生已言《龍龕手鑑》中的“囧”實爲“臼”的俗字，與“繇”不同。〔4〕第三條證據，裘錫圭先生同文亦云：“‘許由’之名銀雀山漢簡作‘許囧’，與‘由’相當之字實應釋爲‘囚’，同墓所出《孫子》和《孫臏兵法》簡中的‘囚’字，寫法相同。從上古音看，‘囚’跟‘由’的關係也比‘咎’跟‘由’的關係密切。”近

〔1〕參看劉釗、洪颺、張新俊：《新甲骨文編》第204—205頁，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。此字在黃組則加“犬”旁作“”（《合》37842）形，參看《新甲骨文編》第557頁。另，此字在同一組別中，與“肩”字字形（基本字形是象一肩胛骨，但其上没有卜兆）基本不會混淆，但在不同組別之間，則常常與“肩”字混同。“肩”的字形參看《新甲骨文編》第259—260頁。

〔2〕于省吾主編：《甲骨文字詁林》第2158—2172頁“囧”條，中華書局1999年。

〔3〕于省吾：《釋囧》，《甲骨文字釋林》第231—232頁，中華書局1999年。

〔4〕裘錫圭：《從殷墟卜辭的“王占曰”說到上古漢語的宵談對轉》，《中國語文》2002年第1期，第70—76頁。

年《銀雀山漢墓竹簡〔貳〕》已經出版，查其圖版，“囧”確應如裘先生所言應改釋為“囧”。〔1〕所以于先生所舉的三條證據都不能證明“囧”可釋為“繇”。

裘錫圭先生認為“囧”也應從郭說釋為“繇”，但應讀為“憂”，他的主要論證是：甲骨文賓組卜辭有“王固曰”，出組卜辭有時作“王囧曰”（《合》24118、《合》24917），歷組卜辭有“王囧”，從文例看，“固”、“囧”必為一字，其字必與“囧”同音或音近，故出組卜辭逕書作“囧”。一般釋“囧”為“丹”（禍），釋“固”為“占”，二字讀音毫無共同之處，顯然是有問題的。可以從唐蘭說把“固”、“囧”釋為“繇”，而把“囧”讀為與“繇”音相近的“憂”。〔2〕他後來又補充道：《屯南》2688把“囧”字寫作“𠄎”，分明象鋸去白角的肩胛骨上有卜兆之形，則“囧”應是卜兆之“兆”的表意初文。“固”、“囧”从“囧”（兆）从口，應是繇辭之“繇”的本字。〔3〕

不過我們認為裘先生的說法也是不合理的，因為從甲骨文整體來看，“囧”和“固”（或“囧”）出現的辭例不僅完全不同，在同一片甲骨中“囧”和“固”（或“囧”）也常常一起出現，字形區分甚明，它們肯定不是同一個字。出組有時把“王固曰”寫作“王囧曰”是非常偶然的現象，是某一小群甲骨文刻手把“固”省刻成“囧”的一種個人刻寫習慣，並不能因為這種特殊現象就認為“囧”、“固”是同一個字。〔4〕就如甲骨文中有時“年”省寫為“禾”，但不能認為“年”和“禾”就是一個字一樣。所以，裘先生從“囧”和“固”是同一個字出發，認為“囧”和“固”一樣讀為“繇”的結論也不能成立。

後來，裘錫圭先生也逐漸改變了他的想法，他首先把“固”（或“囧”）讀為“繇”的說法否定：“‘王固曰’的‘固’應該是動詞，與占卜有關的‘繇’字在古書中訓為‘卦兆之占詞’或‘兆詞’，似無用作動詞之例。”因此，他從古音“兆”（上已言，他認為“囧”即“兆”字）和“占”古音相近的角度，認為“固”（或“囧”）仍應讀為“占”。〔5〕

在甲骨文中“固”（或“囧”）作“𠄎”（《合》7139）、“𠄎”（《合》34865）等形，〔6〕我們認為，它象在有卜兆的骨頭上占斷之形，是一個會意字。它與“囧”不是一個字，也與

〔1〕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：《銀雀山漢墓竹簡〔貳〕》第41—42、169—170頁，文物出版社2010年。

〔2〕裘錫圭：《說“囧”》，《古文字論集》第105頁，中華書局1992年。

〔3〕裘錫圭：《釋西周甲骨文的“𠄎”字》，《第三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》第617—622、27—37頁，〔香港〕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、中國語言及文學系1997年。

〔4〕關於此問題宋華強先生有更詳細的論述，他且引沈培先生說，認為出組卜辭“囧”和“固”二字雖都可隸定作“囧”，但其實寫得並不一樣，甚是。參看宋華強：《釋甲骨文的“戾”和“體”》，《語言學論叢》第四十三輯，第338—351頁，商務印書館2011年。

〔5〕裘錫圭：《從殷墟卜辭的“王占曰”說到上古漢語的宵談對轉》第70—76頁。

〔6〕參看劉釗、洪飏、張新俊：《新甲骨文編》第203—204頁。

“兆”字無關。甲骨文的“囧”(或“𠄎”)就是後世的“占”字,本形象在胛骨上以“卜”以“口”作占問,沒有必要像裘先生那樣把它和“囧”聯繫起來,先把“囧”理解為“兆”,再用宵談對轉的角度輾轉為說。

在上引那篇文章中,裘錫圭先生對“囧”理解為“兆”的意見沒有改變,但他對“囧”是否讀為“憂”已有了懷疑,他在同文中說:“把定母字‘囧’(兆)讀為‘憂’,應該是可行的。不過我們讀‘囧’為‘憂’,還缺乏很確鑿的證據,‘有囧’、‘亡囧’等辭中的‘囧’究竟應該讀為什麼字,還需要繼續深入研究。”近年裘先生發表的文章亦說:“‘囧’的釋讀衆說紛紜,但可以肯定是一個表示災禍一類意義的詞。”〔1〕可見至今他仍未對“囧”讀為“憂”的說法加以十分肯定。

由上述可見,近來影響最大的把“囧”讀為“憂”的說法,其實並沒有任何一條有力的證據可以為其支撐。我們認為,早先郭沫若把“囧”釋讀為“𠄎”其實是很合理的。〔2〕

在卜辭中有一例作:

癸丑貞: 旬亡囧?

癸酉貞: 旬亡火?

癸卯貞: 旬亡囧?


癸酉貞: 旬亡囧?

《合》34797 歷組)



郭沫若說:“卜辭‘貞旬亡囧’之辭不計其數,然本片第三辭獨云‘貞旬亡火’。火禍同紐,而音亦相近,故得通假。是則囧之為𠄎,為禍,確不可易矣。”




今按,“火”與“禍”古音極近,火,曉紐微部;禍,匣紐歌部。曉、匣二紐皆屬喉音,微、歌二部旁轉。如楚簡的“禍”常通“禍”,而“骨”正是見紐物部,微、物二韻只有陰、入之別。〔3〕又如“火”與“夥”常常相通,而“夥”也是匣紐歌部,與“禍”聲韻皆同。所以,刻手在刻寫卜辭時,才會經意或不經意的用與“囧”音近的“火”代替“囧”,這條卜辭是“囧”讀為“禍”的最有力的證據。

在字形上,對“禍”字的考釋也有很有利的證據。《合補》10769“囧”作,和後來的“𠄎”形相比,更為明顯相似,已啓後期演化先河。那麼,“囧”的造字本意是什麼呢? 我們猜測似乎是用有兆象的卜骨之形來表示災禍之“禍”。


〔1〕裘錫圭:《談談殷墟甲骨卜辭中的“于”》,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,2010年8月2日,[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/SrcShow.asp?Src\\_ID=1227](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/SrcShow.asp?Src_ID=1227)。

〔2〕郭沫若:《殷契粹編》第719—720頁(原第189頁),科學出版社1965年。

〔3〕白於藍:《簡牘帛書通假字字典》第130頁,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。

值得注意的是,前文已經說過,在黃組卜辭中,“囧”作 (《合》35435)、 (《合》35706)、 (《合》35399)之形,在“囧”右加了一犬。宋華強先生指出,甲骨文中的“囧”在後世文字常被寫成“戶”形,所以从犬的這些字就應該是“戾”,而“囧”也應釋為“戾”。〔1〕我們認為他的說法是正確的。為什麼“囧”既可以釋成“囧(禍)”又可以釋成“戾”呢?這是因為在古文字中,“禍”、“戾”語音十分相近。“禍”,匣紐歌部,“戾”,來紐月部,聲紐屬舌音喉音,韻部對轉,音感至近。〔2〕所以“禍”、“戾”古早本是一字,後世分化為兩字而已。

甲骨文又常出現“又(有)彖在囧”(《合》32778)、“亡彖在囧”(《合》22668)、“亡徂在戾”(《合》37835)、“亡徂自戾”(《合》37844)一類習語,宋華強先生將“囧”、“戾”讀為《詩·衛風·氓》“爾卜爾筮,體無咎言”等典籍中之“體”。我們認為可能不確,若果如宋先生所言,則應有“又(或亡)囧(或戾)在囧(體——此字估依宋說讀)”這樣的句式出現,但卜辭中未曾一見,而都是用與“囧(或戾)”不同的“彖”、“徂”等字。這些都暗示着習語中“在囧(或在戾)”的“囧(或戾)”字不必破讀,即用為禍患之義的“禍”、“戾”。“又彖在囧(禍)”、“亡彖在囧(禍)”、“亡徂在戾”、“亡徂自戾”,它們的意思是說:在禍患上還沒有害處吧?〔3〕“彖(徂)”是對“囧(或戾)”的進一步補充。值得注意的是,《合》19622有辭作“囧彖在火”,這顯為“又彖在囧”或“亡彖在囧”之殘,其中“囧”亦寫為“火”,這也是“囧”與“火”音近,即應為“禍”字的一個明證。又《合》34711“庚辰卜:不降愆?”下一卜為“不降火”,“火”亦應讀為“禍”,以與“愆”字對應。〔4〕

至於《明公簋》(《集成》4029)“魯侯有 (囧)功”之“囧”,應讀為“烈”,烈之義猶《詩·周頌·載見》“休有烈光”、《尚書·立政》“以揚武王之大烈”、《國語·魯語》“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”、《國語·晉語》“唯無德而功烈多”、《禮記·祭統》“功烈、勳勞、慶賞、聲名”之“烈”,烈,來紐月部,與“戾”古音極近。

(單育辰 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副教授)

〔1〕宋華強:《釋甲骨文的“戾”和“體”》,《語言學論叢》第四十三輯,第338—351頁。

〔2〕“戾”的古韻也有學者歸入脂部或質部,則和“禍”為旁轉或旁對轉關係,韻部亦近。

〔3〕參蔣玉斌:《甲骨綴合所得新字新形研究》,“古文字學青年論壇”會議論文,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3年。

〔4〕參劉風華:《殷墟村南系列甲骨卜辭整理與研究》第420頁,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。“愆”原象作从“永”从“収”,是表示災禍義之字,暫釋為“愆”,參姚孝遂、肖丁主編:《殷墟甲骨刻辭類纂》第874、878頁,中華書局1989年。劉書釋為“永”,不確。